

繪圖

兩晉通俗演義

第六冊

誅逆子縱火焚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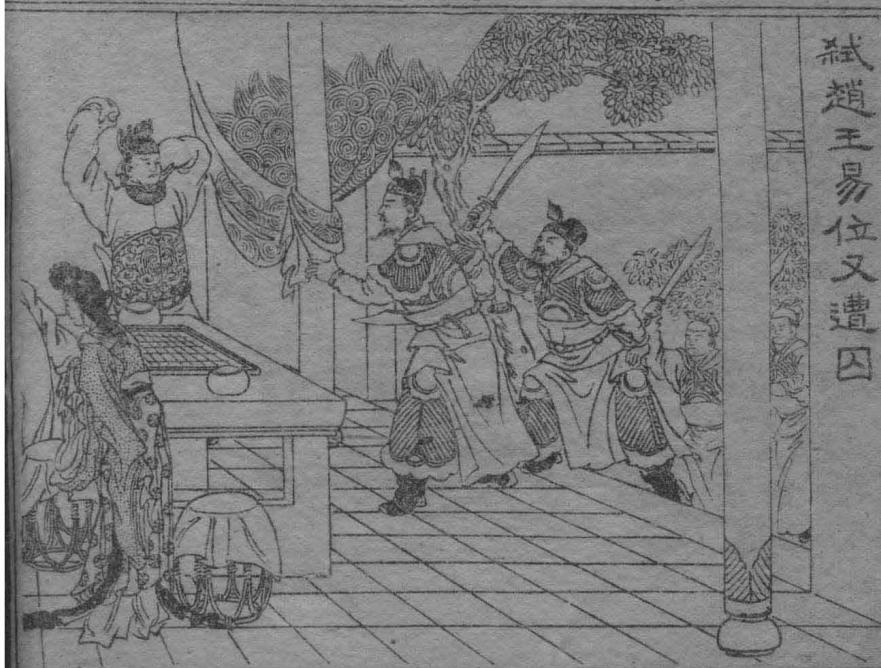
責病主抗顏極諫



乘羯亂進反攻失利



趙王易位又遭囚



養子復宗冉閔復姓



虜主授首石氏垂止



却桓溫晉相貽書



滅冉魏燕王僭號



拒忠言殷浩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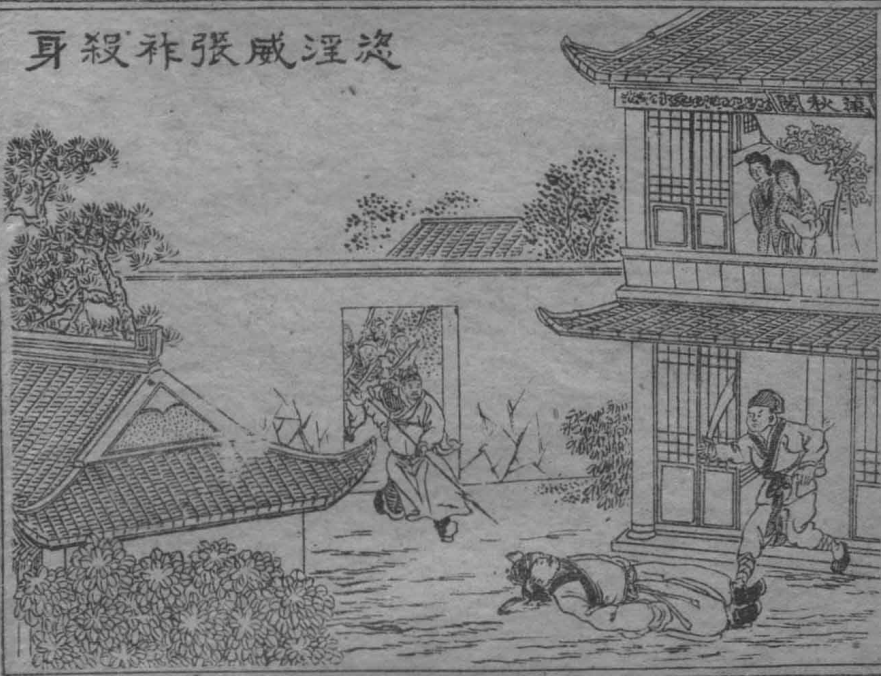
射敵帥桓溫得勝



逞刑戮符生縱虐



恣淫威張祚殺身



州涼下說才使吳



關秦生變貫惡滿



圍廣固慕容恪善謀



戰東阿諸葛攸敗績



謝安石應機變節



張天錫乘亂弑君



失洛陽沈勁死義



阻石門桓溫退師



繪圖兩晉通俗演義卷六

第五十一回 誅逆子縱火焚尸

責病主抗顏極諫

却說趙太子石宣謀害弟韜並欲弑父因恐計不得逞往訪高僧佛圖澄及與澄相見
並坐寺中又不便直達私衷但聽塔上一鈴獨鳴宣乃問澄道大和尚素識鈴音究竟
主何預兆澄答道鈴音所云乃是胡子洛度四字宣不禁變色道什麼叫作胡子洛度
究竟澄不好直答說詞相對道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乃在此重茵美服這便叫做
洛度呢說着正值秦公韜徐步進來澄起座相迎待韜坐定只管注目視韜韜且驚且
問澄答道公身上何故血臭老僧因此疑視語隱韜周視衣襟毫無血迹免不得又要詰
問澄只微笑不答宣慮澄察洩秘謀遂邀韜同行辭澄出寺去了越宿由石虎遣人召
澄澄即入見虎語澄道我昨夜夢見一龍飛向西南忽然墜地不知吉凶何如澄應聲
道眼前有賊不出十日殿東恐要流血陛下慎勿東行虎素來信澄倒也默然無言忽
見屏後有一婦人趨出嬌聲語澄道和尚莫非昏髦麼宮禁森嚴怎得有賊澄見是虎
后杜氏便微笑道六情所感無一非賊年既老耄還屬無妨但教少年不昏方纔是好
哩已輕說出後事可惜愚婦無知已而遇秋社日天空有黃黑雲由東南展至西方直貫日中及日向
西下雲分七道相去約數十丈幻成白色如魚鱗相似歷時乃滅韜頗解天文顧語左

右道天變不小。恐有刺客起自京師。未知由何人當灾哩。是夕。鞫與僚屬會宴。東明觀。

召令樂工歌伎。彈唱侑酒。宴至半酣。不覺長嘆道。人生無常。別易會難。諸君試暢飲一

觥。各宜使醉。須知後會無期。應該乘時盡興哩。說至此。竟泣然涕下。死兆大衆聽了。都不

禁駭異。惟見鞫涕泗橫流。也不禁觸動悲懷。相率歎歎。佳象到了夜半。衆皆別去。鞫趁

便留宿佛寺中。那知事出非常。變生不測。僅越半夜。好好一個石家主子。竟變做血肉

模糊的死屍。天已大明。寢門尚閉。鞫有侍役。怪鞫高卧不起。撬戶入視。已是腹破腸流。

手斷足折。倒斃在寢榻前。旁有刀箭擺着。也不辨是何人所置。何人所殺。當下慌亂無

措。不得已。着人飛報。偏宮中已經得知。趙主石虎正聞變驚。慟暈倒牀上。宮人七手八

脚。環集施救。好不容易纔得救醒。尚是悲號不止。究竟由何人先去報聞。查將起來。乃是

趙太子石宣。他應該由虎號哭多時。便擬親往視喪。時百官已具入請安。聞虎命駕將出。

各欲扈從前去。獨司空李農進諫道。害死秦公。未知何人。臣料是釁起蕭牆。危生肘腋。

陛下不宜輕出。當速緝兇手。毋使倖脫。虎得農言。猛然記起佛圖澄語。不由的頓足數

息道。是了。是了。究竟和尚通靈。朕到此纔能覺悟呢。遂停止不行。一面飭衛士戒嚴。一

面派官吏治喪。太子宣駕坐素車。引東宮兵千人。往視鞫殮。使左右舉衾觀屍。仔細一

瞧。反呵呵大笑。掉頭自去。實是一個莽漢。若使還至東宮。將委罪鞫吏。命收大將軍記

室參軍鄭靖尹武等人

驍曾為車騎大將軍

偏是惡報昭彰。難逃冥譴。有一東宮役吏史科向石

虎處訐發陰謀。虎始知禍由太子。氣得兩目咆哮。無名火高起三丈。亟命左右往召太

子宣。宣不敢徑往。中使詐稱奉杜后命。叫他進去。宣還道是另有密商。因即入省。甫進

宮門。便有人傳着虎諭。把宣驅入別室。軟禁起來。那時楊枉牢成趙生等。已聞風出走。

生稍遲一步。致被衛士拘住。交與刑官拷訊。生無可抵賴。始供稱殺鞫情迹。實由楊枉

等隱受宣屬。伺鞫留宿寺舍。夜用獼猴梯架牆。踰垣入室。因得逞亮。這供詞呈將進去。

虎不照猶可。既已照着。大呼了不得了。不得了。便命將宣移禁席庫。更用鐵環穿通宣額。

鎖諸柱上。且作數斗可容的木槽。中貯塵糞土飯。迫使宣食。彷彿似猪狗一般。一面取

入殺鞫刀箭。見上面尚有血痕。便伸舌吮舐。且舐且泣。哀聲震徹內外。

從哭何益

百官俱入

內勸解。那裏禁遏得住。大衆無法思想。只好往請佛圖澄前來解救。澄當然馳至。見了

石虎。說出一番前因後果。稍得令虎止哀。惟虎即欲加宣極刑。澄復諫道。宣與鞫皆陸

下子。今宣殺鞫。陛下又為鞫殺宣。是反變成兩重禍祟了。陛下今日誠使息怒加慈。福

祚尚保靈長。可延六十餘年。若必欲誅宣。恐宣魂當化為慧星。將來要下掃鄴宮呢。

這是

何因何果。可虎執意不從。待澄趨退。便令左右至鄴城北隅。堆積薪柴。就柴堆上豎一

標竿。竿上架着轆轤。兩端穿繩。懸垂上面。當下把宣牽就柴上。用繩繫住。並使鞫平時

寵幸二閹。一叫郝稚。一叫劉霸。拔宣髮。抽宣舌。斫宣目。剗宣腸。斷宣手足。然後將宣屍

用轆轤絞上。挂諸天空。下面縱火焚薪。薪燃火盛。烟焰冲天。不到半時。已將宣屍爛焦。

如燔如災。燒好一個及繩被燬斷。屍復下墜。立成灰燼。這是最可怪的是暴主石虎。挈領

宮妾數千人。共登高臺。瞭望火所。看他燔灼。莫非是看至火已垂滅。再令檢出屍灰。分

置諸門交道中。並收宣妻子二十九人。一併殺死。究竟虎狼性。宣有幼兒。年纔數歲。

伶仃可愛。虎不忍加誅。抱置膝上。向他垂涕。兒亦啼哭道。這非兒罪。虎欲赦兒不誅。偏

秦府屬吏。定請併誅此兒。看虎戀戀不捨。竟向虎膝上牽奪。兒攬住虎衣。狂叫痛號。甚

至。帶絕手脫。始被猛擲出去。踢踏一聲。登時斷命。虎掩面入宮。救廢宣母杜氏為庶人。

誅東宮僚屬三百人。閹寺五十人。統皆車裂支解。棄屍漳水。汙東宮以養豬牛。還有東

宮衛卒十餘萬人。全體謫戍涼州。太史令趙攬已遷任散騎常侍。前曹入白道。宮中將

有變亂。宜豫備不虞。及虎既殺宣。疑攬預知宣謀。獨不實告。亦勒令處死。可為王貴嬪

柳氏係尚書柳耆長女。才色俱優。耆有二子。嘗侍直東宮。為宣所寵。此時已共誅死。虎

復令柳女連坐。逼使自盡。既而追念柳氏姿容。未免生悔。幸柳氏尚有一妹。在家待字。

便飭左右驅車接入。就在芳林園引見。細照芳容。不亞乃姊。就下座掖入寢牀。令做乃

姊替身。恣情淫狎。不消細說。姊妹花。並墮虎口。死者固過了匝月。虎復議冊立太子。太

尉張舉道。燕公斌有武畧。彭城公遵有文德。惟在陛下自擇。虎答道。卿言正合我意。語尚未終。偏有一人閃出道。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與前太子遂同母。母鄭氏已經坐廢。怎得再立他次子。還請陛下三思。虎聞言。瞧着發言的係戎昭將軍。就是前虜劉曜幼女的張豺。曜女安定公主。擄入趙宮。得虎寵愛。小子在前卷中。已曾敘過。至此生有一子。取名為世。已有十齡。豺因虎年長多疾。意欲立世為嗣。俟虎死後。世母劉氏為太后。必感豺德。令他輔政。所以特地進言。陰圖逞志。果然虎為所動。沈吟多時。不答一言。豺乘機說虎道。陛下再立儲宮。母皆倡賤。不足服眾。所以禍亂相尋。今宜自懲前轍。必須母貴子孝。方可冊立。免再生患。虎爽然道。卿且勿言。朕已悟卿意了。豺乃趨出。越宿由虎召集羣臣。面加曉諭道。朕欲取純灰三斛。自殛心腸。何故專生惡子。年過二十。便欲弑父。今少子世年方十歲。待他及冠。我已老了。就使世再不肖。也不至為我所見哩。

但期保全首領
也是無聊之思

道言未絕。即由太尉張舉。司空李農。同時應聲道。臣等願奉詔立齊公。

原來齊公是世封爵。臣下不便直呼世名。因以齊公二字相代。農既倡議。大眾便附和。一辭獨大。司農曹莫無言。張李二人。又謂應完備手續。先由公卿聯名上疏。請立世為太子。及疏已草就。莫復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明莫意。莫答道。天下重器。不應立少。故不敢署名。虎聞言。嘆道。莫為忠臣。可惜未達朕旨。惟張舉李農能體朕心。可轉示委曲。

免得誤會。舉與農應命諭莫相偕退去。虎遂立世為太子。進世母劉氏為皇后。命太常

修攸為太子太傅。光祿勳杜嘏為太子少傅。並囑使朝夕箴規。毋令太子再蹈前愆。

於又閱兩月。虎在太武前殿大饗百僚。佛圖澄亦至。酒闌席散。澄起座告辭。褰衣行吟。

道。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吟畢自去。虎料澄語必有因。即令左右發殿下石。果

有棘子叢生。立命拔去。那知佛圖澄所說的棘子。並不是真棘子。乃是一個棘奴。棘奴

究是何物。看官不必急問。待至下文。自當說明。

是作者用筆狡猾處

惟佛圖澄還至佛寺。環視佛

像。歎歎太息道。可恨可恨。不得長此莊嚴。嗣復自作問答。先發問道。可得三年否。答言

不得。又問可得二年麼。一年麼。百日麼。一月麼。答言不得。隨即默然。返入禪房。弟

子法祚等。見澄自說自話。多不可解。便隨澄入問玄妙。澄乃明語道。今年歲次戊申。禍

機已萌。明年己酉。石氏當滅。我尚在此。干甚麼事。不如去罷。法祚又問道。當去何地。澄

仍作隱語道。去。去。自有去處。法祚等不敢再問。方纔趨退。僅隔一夕。便遣徒侶往辭。

石虎道。物理必遷。身命難保。貧僧化期已及。不能再延。素荷恩遇。用敢上聞。虎愴然道。

昨尚無疾。今乃使人告終。豈不可怪。使命駕自往省視。見澄形態如故。益加驚疑。澄微

哂道。出生入死。乃是常理。人命短長。定數難逃。但道重行全德。貴勿怠。道德無虧。雖死

猶生。否則生不如死。貧僧死期已至。自思生平尚無大過。死亦何妨。不過國家心存佛